

Jules Michelet

L'oiseau la Mer

大自然的灵魂

米什莱散文经典

SWINSHARES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

[法] 儒勒·米什莱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L'oiseau la Mer

Jules Michelet

大自然的灵魂

[法] 儒勒·米什莱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自然的灵魂：米什莱散文经典 / (法) 米什莱
(Michelet, J.) 著；李玉民译. —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
2008. 1

(外国文学名著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80 - 4469 - 9

I. 大… II. ①米… ②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法国—
近代 IV. 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8378 号



出品策划
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策划统筹



楚尘文化

大自然的灵魂：米什莱散文经典

作 者 [法] 儒勒·米什莱

译 者 李玉民

责任编辑 邱 林

特约编辑 蔡荣建

美术编辑 胡 柳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：100028)
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mm × 965mm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233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80 - 4469 - 9

定 价 1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灵魂的礼赞

李玉民

一尊大自然的美国雕像，立在巴黎植物园的大门口，美中不足，未免显得孤零零的，没有体现出大自然的真正面容。她本应该置身于无比辉煌灿烂的仙境中，坐在天然的雄伟宝座上。那宝座的基础，正是她的第一批儿女脑珊瑚，连同它们洁白的繁枝、盘曲状和星状的形体，而脑珊瑚的妹妹柳珊瑚，以其波浪似的形状和发丝，在上面铺了一张温馨的活床，深情地爱抚并轻柔地拥抱神圣的母亲，伴随她永远生育的春梦。

这就是米什莱用满怀感激的深情描绘出的一幅大自然母亲的形象。

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，怎么忽然从人类社会转过身去，向大自然顶礼膜拜了呢？

事情虽说突然但不偶然。米什莱二十一岁上获文学博士学位，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可是两年后，他获得文学教师资格学位，却被委派去教历史课。于是，他舍弃最初的喜爱，开始钻研历史，首先吸收德国哲学家维科、赫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的一些思想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。他结合教学与研究，写出《现代历史年表》、《简明现代史》等几部新教材，极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史学界的赞赏。此后，他从师范学院的历史教师晋升到法兰西学院教授，以其民主主义的治史思想、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、高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，以及魅力十足的人格力量，始终是最受学生欢迎和敬佩的老师。一八五一年，米什莱敌视野心勃勃的“小拿破仑”，当局便借口他授课的内容论战的意味太浓，停止了他的课程，拉丁区大学生立即示威支持米什莱。不久，路易·波拿巴发动政变称帝，正直的米什莱勇敢地面对，拒不宣誓臣服，遂被解除教职，免去档案馆馆长的职务。他遭受这种政治迫害，始终不屈不挠，显示出忠于正义事业的平民气节。

米什莱写道：“巴黎的喧嚣、远远传来的隆隆车马声、流产的革命

的冲击和反响，都促使我离得更远。”“我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巴黎，这座容纳三个世界的城市，这个艺术和思想的家园。”他的书房、他的书籍，当初认定的这些终身伴侣，他只好锁起来，彻底打破他三十年的生活习惯，远离尘嚣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同花鸟鱼虫相伴了。于是就有了他以自然史为题所写的系列作品：《鸟儿》、《昆虫》、《大海》、《山》，为法国文学史增添了散文佳作，显示他多方面的才智。米什莱一改三十多年的习惯，亲近大自然，除了政治上受到迫害，还另有缘故。

早在一八四四年，他的鸿篇巨制《法国历史》就已经出到第六卷，名声大振，几近著作等身。然而，他也受到教会的日益猛烈的攻击，不得不暂停《法国历史》的编写，转而研究耶稣会，出版《耶稣会士》，从而脱离基督教，改信“未来的新上帝”。一八四五年，他又发表揭露忏悔体系的著作：《论教士、女人和家庭》，与此同时，他还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法国革命系列讲座。他所宣扬的思想逐渐显露革命倾向，作为自由派教授，也就开始失去当局和报纸的支持。

正是在这期间，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重新确定了他的信仰和目标。他于一八四六年发表了《人民》一书，表达了这样的思想：“城中芸芸众生，普通百姓、农民和工人、无知的人和文盲、野蛮人和原始人，以及孩子，甚至包括我们称为动物的另外那些孩子，虽然资格不同，但全是公民，都有权利，都在国民盛宴席上有座位。”这就是他改奉的新上帝将来建造的平等世界。

这种内心的变化，他称为“我的洗心革面”、“迟来的新生命”，逐步引他走向自然科学。不过，他最后投入大自然怀抱的关键一步，还是在他写完《法国革命史》之后迈出的。

无论是他内心的这种变化，还是法国政局发展的迫切需要，他必须回顾总结法国民众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历程。他在一八四六年写起，至一八五三年，终于完成他的另一部巨著，六卷本的《法国革命史》。

英勇而惨烈的法国革命史，尤为英勇而惨烈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那段历史，成为他写作的一座炼狱。他在这座炼狱里走一遭，精神和体力几乎消耗殆尽，走出来的则是一颗脱胎换骨的灵魂。

一颗忧戚的心，走出了野蛮的黑夜，走出了历史的阴影，回到大自然的光天化日之下，感到自然万物是那么丰美和旺盛，自己也有了新的

感觉，要在新的感觉中再生，如同死过去一段时间又复活的人。

早在被无情的历史捉住之前，米什莱对大自然就曾有过这种感觉。但是他也坦言，那是“一种盲目的热情，一颗心炽热有余，温情不足”。那时他年轻气盛，只有一腔热忱，现在则不然，他撰写完革命史感到心力交瘁，告别三十余年与笔墨为伴、风雨同舟的生活，又产生孤独与落寞之感，而无情的历史还在他心中留下隐痛和忧思。他拖着病身，随着燕子迁徙到意大利南部荒僻的地方，沐浴在新鲜空气和阳光中，逐渐忘记伤痛，病情便大有好转。在意大利这位慈善奶母的怀抱中，他同大自然进行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，接受了大自然的观念，即一种家庭式的完美和谐。

思想的变化往往是隐秘而神奇的。从国家转向大自然，他猛地憬悟，感到大解脱，大释然了。比起自然界来，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又算得什么，不仅渺小而荒谬，而且在永恒的宇宙中不过是一瞬间。由于年龄和工作上的过度劳累，他本来可以死去了，幸而感受到大自然母亲焕发的青春气息，他的心听到了呼唤，每天都应邀参加大自然的盛宴。

万物生灵都有天赋的平等权利，都是大自然盛宴的嘉宾。米什莱在一八四六年发表的《人民》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，十年后他在《鸟儿》、《大海》等作品中，更加明确也更加系统地阐明，为什么我们高级动物人类要视其他动物为兄弟，要共同遵守宇宙之父所协调的世界法则。作者在这些小书中，并不想把人的精神赋予大自然，而是要力图悟透大自然的精神，叩问每个生灵的小小灵魂的秘密。

前所未有的叩问。鸟儿有灵魂还容易理解，可是昆虫也有灵魂，让人接受似乎就很困难，再说海洋的生物都有灵魂，那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。

生灵者，生而有灵魂之谓也。法语中的灵魂一词 *Ame*，既指人也指一切生灵，并非人类专有。在这一点上，古代人出于本能和本性，认识得更清楚，因而对万物万灵始终怀有敬畏，古代的图腾便是明证。反之，现代人长了知识，却昧了心性，狂妄悖谬到了极点，竟然以世界主宰自居，向鸟类开战，残害各种动物，严重破坏大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，现在开始自食恶果了。

鸟儿是神圣的族类，是上天派来保护人类生命的使者，也是世界大

轮回的净化使者。如古埃及人所说，鸟儿乃是救护之舟，接收并将死亡的遗骸运走，“送回到生命的领域和纯洁事物的世界”。没有鸟类，害虫就会泛滥，将人类挤出生存的空间。鸟类可以不要人类，而人类离开鸟类就不可能生存。

海洋的动物世界是最奇妙的世界，向我们演绎着一幕幕梦幻般的场景。这座魔幻宫殿的原始居民，大海的精灵珊瑚虫，正是世界的建造者。在大型自然博物馆能看到，珊瑚虫从多少亿年之前就开始建造世界，而这个世界在它们上面越建越高，越来越富有生命力，上面的居民“进化为高级动物，组织机能健全了，要到陆地上去生活。顶端则为哺乳动物。——在这一切之上，鸟儿，神圣的族类张开翅膀……”没有海洋这些低级生物，也就没有后来的高级动物，当然也就没有人类了。

且看作者以怎样好奇而欣喜的目光，以怎样无限温柔的爱心，来观察并指述“人类这些低级兄弟”：

海葵表露在外的许多小肺、真蛸漂浮的云雾状的轻网、水母下面波动的敏感的发丝，这些都不仅柔妙，而且令人怜爱。它们形态各异，既纤巧又朦胧，还显得温暖，就仿佛一股气息变得可见了。您会看到一只虹类原生动物眨着眼睛，对它们而言，这是严肃的事情，这是它们的血液。它们柔弱的生命所显示的色调、反光，这些光彩变幻不定，或鲜明，或苍白，轮番吸气并呼气……要当心，不要扼杀默默漂浮的小灵魂：须知它能告诉您一切，能在这种悸动的色彩中，向您呈现它自身的秘密。

再看他以怎样富有诗意的语言，讲述海洋孕育的最大动物——鲸鱼：

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尘世之花。所有血色苍白、自私而萎靡不振的动物，都相当植物化了，比较起这种沸腾着鲜红血液、有怒有爱的豁达生命来，那就好像没有心脏。高级世界的力量、它的魅力、美丽，就是血液。有了血液，大自然就开始了崭新的青春，有了血液，生命才燃起欲望之火，爱情，而由男性延伸的家庭、种

族之爱，又将给生命加上神圣之冕——怜悯。

米什莱的《鸟儿》、《大海》等几本描写大自然的小书，一出版就取得罕见的成功，一时好评如潮，甚至对他的历史著作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大加赞扬。于是，效仿者纷纷转向大自然的题材，出炉了许多专著，好几家出版社还计划组织出版大自然的百科书和丛书。在众多同类书籍中，米什莱的这几本书仍是佼佼者，堪称法国文学史上的散文佳作。书虽小，却显示作者的恢宏大气、他的出众才智和诗人气质。他在历史著作中所体现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思想、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，又进一步发扬光大，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了。早在一百五十年前，米什莱就代表人类，向大自然的灵魂举行了第一次礼赞，这本书今天读来，我们仍然感到深深的震撼，尤其为当代人的所作所为（如捕杀鲸鱼等）感到羞惭。我们应当记住米什莱的声音：

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吧，抛开偏见，抛开已知的、约定俗成的东西吧。……把灵魂归还给动物……比起制造机器来，上帝创造人，创造灵魂和意志，不知要伟大多少呢！

放弃骄傲吧，承认自身一无所有，承认动物的虔诚灵魂是会使人脸红的亲戚吧。它们是谁？是你的兄弟。

它们是谁？是一些刚刚开始灵魂，是一些初具生存能力的灵魂。它们正谋求更全面、更广泛、更和谐的生活……

“毫无疑问，这本书有许多弱点，但是在温情和信念上却很强。它是一体的、一贯和忠实的。什么也不能使它偏离。它爱鼓翅飞翔，超越死亡及其虚假的分离，穿越生命及其掩饰统一的面具，从一个巢飞向另一个巢，从一只蛋飞向另一只蛋，从爱飞向上帝的爱。”

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灵魂的礼赞 / 1

鸟儿

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（代序） / 3

卵 / 15

极地 / 19

翅膀 / 23

翅膀初试 / 28

翅膀的胜利 / 31

岸边 / 36

美洲的养鹭场 / 40

战斗 / 44

净化 / 50

死亡 / 54

阳光 / 61

暴雨和冬天 / 67

迁移 / 74

温带地区的和谐 / 80

鸟类 / 83

劳动 / 88

鸣唱 / 95

鸟巢 / 101

鸟城 / 105

训练 / 109
夜莺 / 115
夜莺续篇 / 121
结论 / 126

大海

岸边观海 / 135
沙滩、石滩和悬崖 / 140
沙滩、石滩和悬崖续篇 / 144
水圈、火圈——河流与大海 / 149
海洋的脉搏 / 156
风暴 / 163
一八五九年十月的风暴 / 167
灯塔 / 176
繁殖力 / 182
奶之海 / 187
粒子 / 195
血之花 / 202
世界的创建者 / 208
鱼 / 215
鲸 / 223
美人鱼 / 229
万国的新生活 / 236

名家评论 / 243
米什莱生平和创作年表 / 245

鸟儿

献给米什莱夫人

我将你的东西题赠给你：

《鸟儿》

《昆虫》

《大海》

这三本书是家庭和我们夜晚温柔谈话的产物。

完全是受你启发写成的，没有你，我还会一直在我的耕田上，沿着人类历史的崎岖道路走下去。

完全是你酝酿准备的，我从你手中接过这大自然的丰收。

也是你为之剪彩的，你将祝福它们的神圣之花放到终点。

儒勒·米什莱

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（代序）^①

我今天出版的完全是家庭的产物。这本书，如果能称为书的话，是在我们休闲时刻、午后闲聊、冬季阅读、夏天交谈的过程中，逐渐成形的。

两个勤奋的人，在一天工作之余，自然而然要相聚，将收获放在一起，通过这夜晚的最后一餐来恢复气力。

难道可以说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合作者了吗？如果避而不谈，就未免有失公道，违背情义了。住在我们房檐下的燕子天天见面，都参加了交谈。家养的红喉鸟在我周围飞旋，也投进了悦耳的音符，有时夜莺举行隆重的音乐会，暂时打断了这种谈话。

岁月沉重，生活、工作亦然，我们时代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我们生活的知识界四分五裂，还没有什么来替代。历史通过艰巨的劳作，把教育视为消遣，这种教育就是友爱。劳作的间歇则只有寂静。如果不是向大自然，那又该向谁寻求休息，重振精神呢？

强大的十八世纪身负千年的战斗，在歇息时就躺在贝尔纳丹·德·圣比埃尔^②的可爱而慰人的书上（尽管科学含量不高）。书的结尾引用了拉蒙这句感人的话：“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涕泪涟涟，有多少损失无法挽回啊！……”

我们尽管也有所丧失，但仍有所求，而不是独自垂泪，也不是安抚受伤的心。我们要寻求一种补药，以便往前行进，寻求一眼永不干涸的泉水、一股新的力量和一双高飞的翅膀！

① 序言较长，这里为节译。（本书注皆译者所加）

② 贝尔纳丹·德·圣比埃尔（1737—1814）：受卢梭影响的法国作家。这里提到的书是指他的著作《大自然研究》。

这样的作品，不管是哪一部，应像任何真正的生物那样，至少具有新生的特点。它是在温暖的孵化中慢慢形成的，而且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则，才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。

两颗灵魂孵化它，一颗可以说生于自然，始终保留其香气和味道。另一颗则阻遏在人类历史的艰险路上，始终处于断绝自然营养的境地，因而更趋向大自然。

历史绝不会放掉它的人。谁只要喝过这种苦涩的烈酒，就要一直喝到离世。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，我也从未离开过。我写九三年^①，终日履行这最后的职责，走在荆棘中。晚上则听听博物学家或旅行家温和的叙述。我聆听并赞赏，至少容纳了这些，但我还不能静下心来，走出我的思绪，总不肯将我的忧思和风雨掺进这种纯净的生活中。

我并不是对这些英勇的人的伟大传说无动于衷，他们的工作和旅行行为人类作出了许多贡献。我在历史中讲述祖国的伟大公民，同世界这些公民是近亲。

而我本人，早在自然科学中，就衷心地颂扬了法国大革命；那是拉马克^②和若弗瓦·圣蒂莱尔^③的时代，他们在方法上极富成效，给所有科学增添了巨大活力。我又在他们合法的儿子身上，在继承他们精神的精干的孩子身上找到他们，该有多么高兴啊！

首先要举出《鸟世界》的作者，他又可爱又独特，如果不是最为风趣的，也早就应该称为最有实力的一位博物学家。这一点我还要不止一次地重复，不过，在本书一开头，我就急于将第一份敬意献给一个非常伟大的观察家。那位观察家在亲眼所见方面，同威尔逊^④或奥杜邦^⑤一样严肃，一样专业。

他却自我毁谤，说是在这部美好的书中，“他只找个借口谈论

① 指一七九三年，法国革命进入高潮的一年，说九三年，往往代替法国大革命。米什莱写《法国革命史》（六卷）历时六年（1846—1852）。

② 拉马克（1744—1829）；法国著名博物学家。

③ 若弗瓦·圣蒂莱尔（1772—1844）；法国博物学家。

④ 威尔逊（1766—1813）；美国鸟类学家、诗人，著有《美洲鸟类学》。

⑤ 奥杜邦（1785—1851）；美国博物学家、艺术家。

人”。恰恰相反，许多书页足以证明，除了类比之外，他喜爱并观察鸟本身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记述了鸟的生动的传说、有力而深刻的拟人化形象。在图斯奈勒的笔下，某种鸟现在成为一个人，并永远是一个人了。

然而，大家要看的这本书，比起这位杰出大师的书来，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的。

绝不是对立的观点，而是并行不悖的。

本书尽量做到只以鸟论鸟，避免类比人。除了两章之外，全书写法就好像世上只有鸟，从来没有人。

人！我们在别处遇见的机会已经够多了。在这里则相反，我们需要一个避开人世的借口，那就是古代的孤寂和荒漠。

人没有鸟无法生存，唯独鸟使人免遭昆虫和爬行动物的侵害，但是，鸟没有人却能生存。

不管有人还是没有人，鹰照样高居于阿尔卑斯山的宝座。燕子每年也照样迁徙不误。军舰鸟没有人观察，还照样盘旋在孤寂的大洋上。夜莺在树林里，不必把人作为听众，会更安全，照样可以唱绝妙的赞歌。为谁唱呢？为它所爱的，为它的一窝雏莺，为树林，总之，也为它自己，它本身就是最知音的听者。

本书和图斯奈勒的书还有一点不同：图斯奈勒再怎么“和谐”，又是平和的傅立叶^①的弟子，他都丝毫没有丧失猎人的本色。这个洛林人尚武的志向，无处不赫然表现出来。

本书则不然，是一本和平的书，写作的宗旨恰恰是憎恨狩猎。

猎取鹰和狮子倒还可以，但绝不应该猎杀弱小的动物。

我们在这里教授的内心的宗教信仰，就在于人将以和平的方式团结整个大地，并逐渐认识到，任何收养的动物，一旦进入家养的状态，或者出于天性至少能和人建立睦邻的关系，这就比宰杀对人有益百倍。

人只有认真致力于大地所期待人的事情，才会真正成其为人（在本书末尾还要谈到这一点）：动物和解并和睦共处。

“女人的梦想。”有人会这样说。

^① 傅立叶（1772—1837）：法国社会理论家。

这又有何妨？

本书掺杂几分女人的心肠，对于这种指责，我看毫无必要反驳。我们要当作一种颂扬来接受。耐性与和悦、温良与怜悯、孵化期的温暖，这些特性便可以培育、保存并发展一种动物。说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个生物，那好哇！它一定会多产，其他的会陆续出世。

我离开了我从未离开过的巴黎，这座容纳三个世界的城市，这个艺术和思想的家园。

我每天去履行职责和处理事务，但是尽快赶回家。巴黎的喧嚣、远远传来的隆隆车马声、流产的革命的冲击和反响，都使我与自然离得更远。到了一八五二年春天，我非常情愿地脱离了，打破了我的所有习惯；我又辛酸又高兴，关闭了我的书房，将我的书籍锁起来，我生活的这些伴侣，当初以为肯定能永远陪伴我呢。我尽量往远走，直到南特才停下来，这里离海边不远了，城市建在山丘上，能望见布列塔尼发黄的溪流注入卢瓦尔河，同旺代的灰色水流相混。

我们安顿在乡下，房子很大，在连绵不断的雨中孤零零的，而在这个季节，西部海滩都被雨雾淹没了。这里到海边有一段距离，受不到海盐之气的影响，降下的大雨都是淡水。房子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，久无人居，乍一看有几分凄凉。它虽然坐落在一处高地上，但还是相当昏暗，一面是厚厚的千金榆树篱，另一面则有参天大树和数不尽的未剪枝的樱桃树。周围一片绿茵，溪水即使在夏季也不流淌了，整个住宅处于美妙的清凉世界。

我特别喜爱疏于管理的园子，而这座园子令我想起意大利别墅弃置不管的大葡萄园。但这里蔬菜和千百种草木杂生，十分悦目，是那些别墅所没有的：圣约翰节的各种花草，每株草又高又壮。樱桃林枝丫被红色果实压弯了，也给人以丰产取之不尽的印象。

这里天空潮湿而温和，草木生机勃勃，又柔美又繁茂，不像意大利那样虽美妙却流于肃穆。尽管一座大城市近在咫尺，这里望不到一点远景，只能看见一条名叫埃德尔的小溪从山丘脚下流过，投入卢瓦尔河。的确，这里茂盛的草木、这片原始的果林，遮住了全部视线，必须登高

远眺，上到一座小钟楼，近景就尽收眼底，望见一片片树林和牧场、远处的建筑物和钟楼。即使在小钟楼上观望，远景还是有限，城区只显露出侧影，还望不见它那大河、岛屿、航船和商业的繁忙景象。离这个大港口不过两步远的地方，却毫无迹象，还以为置身荒野，在布列塔尼的荒原或旺代的林间空地里。

随着节气变化，空气湿度下降，我逐渐发现这处居所的真实而严肃的性质，要比乍一看所以为的景色更为多姿多彩，更为美丽，美得动人，能逐渐沁人心脾。地处布列塔尼的大门口，却拥有旺代的茂盛的绿荫。

我看到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的粗壮的石榴树，真以为到了南方。木兰也不像在别处所见的那样瘦弱，而是枝叶挺拔灿然，形同大树，硕大的白花满园飘香，厚厚的花蕊不知含有什么大量能穿透空气的蜜油，其香味能将你裹住，到哪里也不离散。

这回我们有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园子、一个大家庭，有无数的家务活要干，此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。一名布列塔尼野姑娘只能帮着干些粗活。我每周进城一趟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完全离群索居，但是这种孤寂又十分繁忙：一大早就起床，在鸟儿刚醒来的时候，甚至天还没有亮。当然，我们几乎跟鸟儿一样，也早早睡觉。

蔬菜果实这样丰盈，又生长各种草木，因此，我们有条件养许多动物，但是只一点难处：我们喂养它们，和它们完全熟悉了，我们就不大让它们做盘中餐了。反之，我们栽种瓜果蔬菜，却遇到一个大麻烦：幼苗还未长起来，就几乎被吃光了。

这片土地肥沃，植物丰茂，但害虫也多：有巨型贪吃的蛴螬、贪婪的昆虫。一天早晨，我们捉了一大木桶蜗牛。次日就见不到了，仿佛一锅端了。

我们养的鸡特别勤劳。不过，那只灵巧而谨慎的鸛更加有效得多。它是荷兰和所有潮湿地区的杰出清理工，我们西部地区无论如何也应当蓄养！人所共知，荷兰人对这种出色的鸟十分珍惜。在荷兰的市场上，可以看见鸛一只腿平静地伫立着，在人群中间遐想，感到自身非常安全，如同在极僻远的荒野里。有一件事，是确凿无疑的：荷兰农民有时不巧弄伤了自家的鸛，比如弄折了腿，就给它安一条木腿。